

16

T25711/127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LOANED FROM

APR 8 1967

史記四十一至四十六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一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高陽氏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

生稱禰生卷章卷章生西黎西黎生熊渠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生熊渠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小訂文庫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

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

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之子曰

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

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

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

謂此解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被少

為當黎即彼其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

之黎也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

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

人坼剖而產焉于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

余亦充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

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坊而

生禹簡狄曾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

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出而平利自若數月割合

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今况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

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繁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

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遇災害者故羨其無害也○索隱曰系本云陸終娶鬼方氏昧

曰女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已姓封昆吾世本曰昆

為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二曰參胡世本

胡者韓是也。索隱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三曰彭祖。虞翻曰彭祖

是為參胡宋忠曰參胡國名斯姓無後。四曰會人。世本日會人

也。索隱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會國也。五曰曹姓。世本日曹姓

忠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六曰李連。芋姓楚其後也。隱曰

連名也。芋姓諸楚所出楚之先芋音弥是反。芋羊疊也。昆吾氏夏

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

世滅彭祖氏李連生附沮。孫檢曰沮音才敘反。附沮生允熊其後

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李連之苗裔

曰驚熊驚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

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

以子男之田姓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

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

生熊。黑音與但與置同。字亦作曹也。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

楊為後。索隱曰鄒諫本。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

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

庸。庸今上。庸楊粵。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作揚越。至于鄂熊渠曰我

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

南郡之縣也。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之。中子紅為鄂王。鄂今武昌

讀古史考及鄭氏劉氏等無音義紅恐非也。少子執疵為越章

王。無執字越作就。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

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母康早死熊渠卒子

熊擊紅立擊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索隱曰如此史意即

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擊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擊紅卒其弟

史考言擊有疾而此言弒也。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

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

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索隱曰。少子季徇。索

後反 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

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而

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

熊徇卒子熊罟立音鄂亦作罟熊罟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索隱曰坎音苦感霄敖

六年卒子熊眇立徐廣曰眇音舜索隱曰按玉篇眇在口部

有舜音非也 是為蚡冒索隱曰古本蚡作粉音蚡冒十三年

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

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曹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

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

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

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隨曰我無罪楚曰我

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

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 二十七年

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

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

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

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

王冢在汝南

言秦頭赤眉之時欲發之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三年伐申

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服虔曰六年伐蔡虜蔡哀侯

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

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

字是為杜敖索隱曰杜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音紆粉反左

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

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

涇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柏公盟柏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索隱曰汝南陽縣故黃國二十六年

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

穀杜預曰齊置齊相公季雍焉齊相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壤不祀祝融驚熊故也後服虔曰蔓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即蔓之地各歸縣之別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又卒得友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

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紕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紕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寶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姪江芋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芋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執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異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宫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之後杜預曰六蓼在魯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蔽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

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紕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紕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寶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姪江芋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芋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執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異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宫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之後杜預曰六蓼在魯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蔽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

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紕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且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紕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寶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姪江芋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芋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職子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執君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異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宫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臯陶之後杜預曰六蓼在魯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蔽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

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如勞禮也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服虔曰示欲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鈞之象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鎬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殷紂形使民逆情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昔成王定鼎于郊鄆有郊鄆陌武王遷之成王定之索隱曰按周書郊維北山各音甲鄭謂田厚鄭故以各馬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

越杜預曰廬江六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二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相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一年圍宋以殺楚使也

○索隱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負立○索隱曰負音雲左傳作麇是為邲邲康王寵弟公子圍徐黃曰史記多作圍子比子哲棄疾邲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如謂之邲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重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起諸侯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二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身啓有釣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釣臺坡商湯有景

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有

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朝所在此也杜預曰豐在始乎鄭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

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周會召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

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紂為黎山之會緡國名也

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嶺也

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

負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蔡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

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

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及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

析父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折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華之詞史蓋誤也。昔我

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葦露藍萋徐廣曰葦一作暴。暴，暴服也。葦，葦也。藍，藍也。萋，萋也。衣，衣也。葦，葦也。

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以事天子唯是挑孤

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挑孤棘矢所以禦其齊王舅也服虔曰齊

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

宅服虔曰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

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子我乎對曰周不受鼎鄭安敢愛田

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美韋昭曰三國楚

善言古事焉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

王會兵於申慘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從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

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

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穎川鄧遂入

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

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

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

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待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

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華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

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

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禍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

欲入鄆服虔曰鄆楚別都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

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韋昭

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

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

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辛尹申無字之子申亥曰

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於執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

於章華之宮

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舩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文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社預曰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主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度曰吳五率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王許之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巴姬共王妾埋璧於室內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曰兩足各跨璧一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

再拜壓細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馬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一人也杜預曰寵無一人也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四者既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晉楚之亡從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幸姓有

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
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
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
須無隰朋以為輔有管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管自管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
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從善如流服虔曰先入施惠不倦有國不亦
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
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有
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姓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
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
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
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費無忌秦大夫
齊相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
太子建求平王德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

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
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
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杜預曰城父楚北境邑無忌又日夜讒太
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
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
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
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
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
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
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奢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
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
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
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
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營

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
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
子建母在居巢開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
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
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
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
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
史記文是也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
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
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卻宛宛之
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
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十二年二公子
奔楚公子掩餘奔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

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
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
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
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
郢春秋云十
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
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
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
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
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
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
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
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
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會
楚地也會
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
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

杜預曰義陽安昌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

北徙都都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頓地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

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

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昭

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

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

弗聽卜而河為崇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

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

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

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

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閻

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

子讓群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

意乎乃與子西子其謀伏師閉塗徐廣曰作壁迎越女之子章立之

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

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

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

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

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以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

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各

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白公

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

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

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

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十五

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
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
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二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年歸輪闕于鄭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
索隱曰此輪闕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當在大梁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
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滅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索隱曰
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西扞扞關之口
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魯陽有魯陽縣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
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土秦始復疆而三晉益大
魏惠王齊威王尤疆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
子威王能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齊
管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時楚已滅越
齊楚故云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
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索隱曰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

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
遇索隱曰傳音搏亦有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
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
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社國昭陽將兵而攻
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河東又後其而攻
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和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
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
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
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矣
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贊令尹尹中最尊臣請得警之人有
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備請遂畫地
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
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

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索隱曰音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

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

德齊此持蒲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

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

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

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

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

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

闈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

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親是以敝邑之王

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闈之厮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

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商

緡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索隱曰地理志丹水

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成丹水

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

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

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

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

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

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

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

隱曰魏國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

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

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

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其至其廣袤六里楚將

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大

怒與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

伐齊是我亡於秦○索隱曰謂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

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
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
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秦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
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
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
至於郢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
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
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
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
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
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
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其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
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言中善說者為之媵楚

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八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
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
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
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一年齊湣王欲為從長
○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
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較二
十年取武遂二十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
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擣
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擣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
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
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
周室以察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
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兵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
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
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群臣群臣或言

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索隱曰睢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

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

擣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宜陽在河內

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平陽在河內而秦之武

遂去之七十里索隱曰亦非河內國之縣則韓之以故尤畏秦

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劫韓不能使韓

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

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為齊相

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擣里疾疾得齊韓

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擣里子必言秦復與

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

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

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

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

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

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將唐昧取我重

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

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

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

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

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

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

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

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

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

王行曰柰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秦昭王詐令一將軍

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秦隱曰右扶風謂

城縣故咸陽城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

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

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

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

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

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

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

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

我下東國五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

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

王乃告于秦曰願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

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

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

并取左右十五城也駟案地理志引

農有析縣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

以求歸趙主父在代○秦隱曰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

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

王二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

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

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

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

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

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

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

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

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鴞羅鷲徐廣曰呂靜曰鷲野鳥也音

鄒諫鷲音盧動反劉氏音龍龍小鳥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臣

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

秦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鄒費邾邳者羅鷲也費音卽秘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

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

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

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索

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却國大梁可

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精索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

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

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

東莒夕發湏丘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索隱曰願反也午

道當在齊西界一從

亦橫為午道蓋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

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寬大三國布祗徐廣曰音

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蔡而

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

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

○索隱曰以喻下文秦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

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

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

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索

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却國大梁可

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精索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

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

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

東莒夕發湏丘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索隱曰願反也午

道當在齊西界一從

亦橫為午道蓋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

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寬大三國布祗徐廣曰音

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蔡而

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

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

漢中折讎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泚郾塞徐廣曰或以

一作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

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

傅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垂頭中國○索隱曰

○索隱曰以喻下文秦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

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索隱曰

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

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索

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却國大梁可

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精索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

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

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

東莒夕發湏丘徐廣曰在清河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索隱曰願反也午

道當在齊西界一從

亦橫為午道蓋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

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寬大三國布祗徐廣曰音

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蔡而

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

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索隱曰顧猶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

漢中折讎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泚郾塞徐廣曰或以

一作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

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

傅楚鄢郢膺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垂頭中國○索隱曰

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
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
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謂楚相昭子曰
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天弑其
主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大國
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輔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
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
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
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
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
也夫結怨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義之國今
○索隱曰鄒魯有禮義之國今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
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

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索隱曰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
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
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索
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索中之糜蒙虎之皮人之攻
之必萬之於虎○索隱曰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誑楚之名足以
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索隱曰吞
三朝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韓亦作翻同音歷三朝六翼亦謂
願刺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而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較
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
起拔我西陵○索隱曰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
陵○索隱曰夷陵地名後為縣屬南郡○索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
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
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
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

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
子缺元代立○索隱曰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
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是時楚益
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
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
郢郢舊有南市中當為市也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十二
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
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
郢郢舊有南市中當為市也秦兵去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十二
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
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
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
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二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
王翦破我軍於蘄○索隱曰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
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

郡○索隱曰裴注類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未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
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雙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曰

索隱述贊曰鸞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華路藍縷及通而
霸僭號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許子圍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
悔憑紆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衰南土

楚世家第十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杜預曰檇李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索隱曰夫椒音符椒音焦本又作秋音酒小反賈逵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預云在越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會稽山也○索隱曰會稽山在越木以避害也故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吳王追而圍之

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海

天韋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定傾者與人

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曰節事者以地

成○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

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

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各也一云大夫姓種可

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

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

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

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索隱曰問音紀於是勾踐乃以美

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曰國語云越飾美女

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

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

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觸戰

也亦期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

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

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

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

終於此乎種曰湯紂紂臺文王囚紂里管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

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正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

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

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

賓客振貧弔死○索隱曰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

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

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行成爲質於吳○索隱曰越

作諸一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

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同名國新流亡今乃復殷

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

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

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
連其權二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
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
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索隱曰齊願王釋
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
○索隱曰國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
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下其事請貸
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
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讓子胥曰
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強諫
已而有功用是及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
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訃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
果敢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劔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今而
父○索隱曰而汝我又立若○索隱曰若初汝分吳國半子

我不受已今若及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
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懼
以賜夷投於是吳任詔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
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
十三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按春秋
戰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
戰任為卒五教士四萬人○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
子六千人○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
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
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
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
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權○索隱曰

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
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
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
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
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日
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友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
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
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
謂使若自速不去且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
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
語云與之夫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
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
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
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出家曰越成吳

楚東侵廣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魯夷少康之後
國史既微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為於粵子據此文勾范蠡遂去自
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狡越王
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
不朝人或說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
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
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
卒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莒執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
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
年見殺是為育姑次朱勾立子王翁立王翁卒索隱曰紀
勾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
年滅邾三十七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
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
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忠弒其君安次無顯立無顯八年薨是
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樂資云號曰無顯蓋王之侯卒子王無
顯後乃次無顯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

疆立○索隱曰蓋無類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

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

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

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

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

所重徐廣曰效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沉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管

地以聚常邲之境○索隱曰南王在齊之西界管之西也常邲地名

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折鄭宋胡之地徐廣曰胡

陰○索隱曰四邑蜀南陽楚之南兩是也宋胡作宗胡宗胡

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為江夏非也

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

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

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

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

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

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匪九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

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假之關者二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

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

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

不伯復讎龐徐廣曰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曰

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故可以伯然而不

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

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

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况字耳讎音作

讎音作竟澤陵當為竟澤陵○索隱曰假之關此

於徐州

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魯子無疆

於徐州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為無

顯之後紀年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

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推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推為

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曰索王妙論曰蠡

徐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

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

范蠡稱上將軍還及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

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

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

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

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

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

范蠡之地志曰吳王殺子育而盛以賜也或曰生牛皮也

耕于海畔苦身戮

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

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父受尊名

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

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陶濟陰定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

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天下稱陶朱公朱公

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

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

千溢置榻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

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

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

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

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

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

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

云是越之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定九州至

于今諸夏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

尊周室號稱霸王一作實曰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

蠡二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母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彊馮李之

役闔閭見傷會稽之耻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蠶悉其良折節不

士致騰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吳彊後不量力滅於無彊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宣王立二十

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二年初縣

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為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和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

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

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號鄆徐廣曰號在成皋鄆在密縣

號鄆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號叔時勢鄆仲時險比皆

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號鄆之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鄆之君

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

周未有與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與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

西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云謝中

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

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

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克紂後

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索

隱曰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

隱曰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知然

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魏鄩果獻十

邑太史伯曰十邑謂魏鄩鄩補用依魏華也○索隱曰國語云

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索隱曰魏周云

古史佚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所以知其然者按下文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廣

廣

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

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

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

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

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潁地也誓言曰不至黃泉賈逵曰天玄地黃

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賈逵曰潁有獻於公

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

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

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宋○索隱曰左傳昭三年鄭

武于魏及王崩國人將昇魏公及夏四月

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

其取宋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桓公即位周鄭交惡至是始親

故言始也左傳又曰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

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
襜許田○索隱曰詩田近許之地魯朝宿之邑襜者鄭所受助祭

近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相王率陳蔡虢
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渠彌祭仲足

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
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

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

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疊也○索隱曰

仲其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媼公使娶鄆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

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生厲公

突雍氏有寵於宋卿故曰有寵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

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

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

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

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

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天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

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宋志曰

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櫟守櫟大夫也○索

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子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

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

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

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

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

為疑故母以所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柰

生為夫解之

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

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子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

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

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

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

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

為疑故母以所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柰

生為夫解之

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謚號子亶元年

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鄭

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

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

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

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

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歸

與祭仲謀召子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

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

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南瑕要以

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傳我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

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

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

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

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

公於是謂南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

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

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頹莊王之妾王姬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奔溫立弟頹為王六年

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

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

卒子文公躒立索隱曰躒音在接反系本云厲公初立四歲亡

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

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

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儵南燕祖以

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之各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

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

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

君

君

君

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
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
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
年鄭公子士出堵周襄王使伯索隱曰伯音左氏王捕請滑伯如鄭請滑
俞彌帥師伐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
杜預云二子周大夫之而厲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晉祿與左氏說異左南
請器王了之爵則爵酒器非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
爵祿也故曰與左氏說異而囚伯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
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
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二年晉文公與秦穆公
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
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漸徐廣曰音既左傳作瑕遂羣公
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
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僕鄭文公恐不敢謂叔

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
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
公曰必欲一見鄭君奪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
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
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姑姓之其後當有興者
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
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
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
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
晉敗之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繆賀以鄭情賣之秦
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
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
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
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元年

春楚獻鬪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公之食指動

賈逵曰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龜羹子公

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子羨子公怒

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

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

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

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報靈公子公之

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

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

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

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

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

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

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

之地何休曰堯舜不生五穀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

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

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

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從還卒渡河莊王

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

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

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

約使及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

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

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無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

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

無隕服虔曰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

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
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
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索隱曰劉音抄鄭本一作弗悼公元年
無公○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輪於楚自訟○索隱曰輪
訟不直楚囚輪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輪私於楚子反子反
言歸輪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輪是為
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
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
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縞為君○索隱曰縞音頃其四月
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縞成公晉兵去
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
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
洧上○服虔曰鄭成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悼立是為釐公索
隱曰縞音頃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

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
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
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
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
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
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
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
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
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子產讓受其三
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
執政者後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
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
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
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

辛氏有二子長曰閔伯季曰賈沉居曠林曠大也日操
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沉曰后帝遷閔伯於商丘主辰賈沉曰商
丘在漳南社預曰商丘宋也賈沉曰商丘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賈沉曰商星
也服虔曰辰大火主祀也賈沉曰商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賈沉曰商星
相士封閔伯之故地賈沉曰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賈沉曰商星
因其故國而代之賈沉曰商星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沉曰商星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
陽縣也賈沉曰商星其季世曰唐叔虞賈沉曰商星余命而子曰虞賈沉曰商星
商也賈沉曰商星夢帝謂已賈沉曰商星也武王也賈沉曰商星余命而子曰虞賈沉曰商星
夢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
而國太叔焉故參為晉星賈沉曰商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
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為玄冥師賈沉曰商星官也賈沉曰商星宣汾洺賈沉曰商星
生允格臺駘賈沉曰商星服虔曰允格也賈沉曰商星臺駘能業其官賈沉曰商星
也賈沉曰商星大澤賈沉曰商星障大澤賈沉曰商星障其水也賈沉曰商星以處大原賈沉曰商星
也賈沉曰商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賈沉曰商星服虔曰帝賈沉曰商星
也賈沉曰商星今晉主汾川而滅之賈沉曰商星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洺神也然是

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蓄祭之服虔曰祭為營積用
祭山川之神服虔曰祭為營積用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祭之若君疾飲食
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
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
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三十
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
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
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
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讓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
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
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弟在
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二年定公卒子獻公索隱曰王弟在立獻公
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
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

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

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兄事子

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及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

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

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哀公八年鄭人弑

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

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

是為繻公年表曰鄭立幽公繻公十五年韓景族伐鄭取雍立鄭

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徐廣曰二十年韓趙魏列為

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

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

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

哀侯滅鄭并其國

大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南殺是也南殺雖

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

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號魯獻

邑祭足尊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欒克入夢蘭疏慶伯服生

囚叔瞻尸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

Handwritten text in blue ink on a light blue background.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line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in a non-Latin script, possibly Arabic or Persian. The ink is somewhat faded and there are some stains on the paper.

Handwritten text in black ink on a brown, textured background.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 background has a fibrous texture and some dark smudges or ink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